



□肖复兴

2022年的春天来了，又去了。盘点一下去年的生活与写作，不觉有些“乱书重理淡生涯”之感。

想想前年，2020年，疫情突然暴发，哪里也没去，一直闭门宅家。2021年开春去了山东潍坊、江南无锡和苏州，初夏去了东莞和广州，居然去了好几个地方，虽都是来去匆匆、走马观花，却终于出门透了透气。疫情两年，世界依旧活色生香，大自然吃凉不管酸，该下雨时照样梅雨连绵，该开花时照样五彩缤纷。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依旧闭门宅家，偶尔去天坛走走，偶尔去久违的颐和园和潭柘寺转转，便再无他处。宅家的日子，由作文、画画、写诗这样的三重奏构成，尽管单调，过得起码自我感觉良好，日复一日，老驴拉磨，自以为充实一些。

作文，是从小的爱好，跟随我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伙伴，让过去的岁月并未远去，让今天的日子有些滋味。画画和写诗，则是退休以后新的操练，为打发寂寞的时间。诗，是学写旧体诗，主要学格律诗，格律诗中又主要是七律，集中一点，不计其余，是因为古典文学修养不足，可以集中精力学得稍微好一些。画画，则完全属于自娱自乐，毫无章法，亦无老师，画得不成样子，却极愿意煞有介事地到户外速写，各种景色与人等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便物我两忘，悠然自得。归家时回头一望，还常会莫名其妙地涌出一丝“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兴味。

《记不住的日子》是我最新的一本散文集，说是散文集，也不确切，集中包括了诗、文、画三种。我一直想把自己这一年的诗、文、画集合在一起，结集成一本小书。曾出版过不少散文集，大多是过去文章的合集，新旧杂陈，重复较多；或名曰新散文集，但因拖延时间过久，已无新蔬出泥之新了。能够编成这样一本散文集，一直是我的心愿。因此，非常感谢新星出版社，特别要感谢本书责编汪欣女士的理解和支持，以最快的速度签约并出版此书，帮我完成此愿。想想两年多前她和我第一次联系，希望出我一本新书，可我并无新东西给她，本应惭愧，却冒昧地向她提出额外的要求。我知道他们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画册，便趁此机会问她能不能帮我找到。已经是出版多年的旧书，她不厌其烦地从库房里找到寄给我。居然是和梦二原作大小一样的大本画册。素昧平生，寸功未立，却得到她的无私相助，我真的非常感动。

如今，《记不住的日子》在她的精心编辑下，短短不到四个月的工夫就出版了。在我所有的书中，难得有这样的速度。她知道我的心思，希望真正能出一本最新的书，给读者，也给自己。在这本小书中，诗、书、画三位一体，互为镜像，彼此映照，连理成织。可以说，一年的生活都在这里了。也可以说，是我的一本日记，雪泥鸿爪，即便歪歪扭扭、深深浅浅，却散帚自珍，清晰地印下这跌宕不平凡的一年的痕迹。

当然，诗和画只是配角，散文是主角。散文写作，我一直喜欢萧红、冰心、孙犁和汪曾祺前辈的文字。写这则自序时，我翻阅了孙犁先生1982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散文选》写的自序。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关于散文写作的三点意见：一是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二是要有真情；三是文字要自然。这三点意见，看似有些老生常谈，但是老生常谈并不都是陈词滥调，其对于今天的警醒之意，并未因其话老年陈而减弱。当前热热闹闹的散文写作中，真正做到这样三点，并不容易。

在这则自序中，孙犁先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传说有一农民，在本土无以为生，乃远走他乡，在庙会集市上，操术士业以糊口。一日，他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态说法，忽见人群中有一个本村老乡，他丢下摊子，就大惭逃走了。平心而论，这种人如果改行，从事写作，倒是可以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的。因为，虽他一时失去真相，但内心仍保留着真情。

这个例子说得十分有意思，绵里藏针，颇含讥讽之刺，有些像是一则寓言。可以看出，孙犁先生所言的三点意见，真情最为重要。我们不少散文写得还不及这位落荒而逃的农民的行为，是因为我们还不如他知惭而羞、内心尚存一份真情。这是值得我警惕的。

2022年，转眼就过去将近5个月，希望这一年剩下的日子再加餐努力，能够写得稍微有些进步，希望在这本新书中和读者朋友们邂逅相逢。当然，也希望读者朋友们和我的这位责编汪欣女士在这本新书中相逢。

在这本新书中，我写过这样一段话：“作为作者，离不开编辑，作者和编辑是鱼水关系，亦师亦友。从某种程度上讲，编辑是作者背后的推手，一般读者看到的是文章或书籍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隐在后面，像风，看不见，却吹拂着作者前行。写作几十年，报纸杂志和出版社负责我的稿子的责任编辑有很多，有不少从当初年轻到退休，他们都令我难以忘怀和感慨。”

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汪欣。我记住她，也希望读者知道她。

□于永军

宋代中央最主要的监察机构御史台有一个制度规定：凡是御史(言官)，上任后百日内对时政提不出意见的，就算不称职，即罢免去充任外官。

宋真宗年间，一位叫王平的新任御史，眼看上任满百日，却未见对朝廷政务提出过意见。同僚都很惊讶，私下里议论：这位王兄看来要一鸣惊人，憋了这么久不发声，一旦开口，说的肯定是治国理政的大事要事。

终于有一天，听说王平写了一个奏章，大家迫不及待地暗地里打探奏章内容，却发现其奏章中根本不是什么治国理政的大事，而是批评皇帝御膳的卫生状况不佳，饭中有头发丝，亟须改善。奏章原文这样写道：“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鬚如之状。”用现代话全译：皇上郑重严肃地正要吃饭，忽然看见一根头发丝安然地在菜盘中盘卷着。

不知道宋真宗赵恒看了王平的奏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冯梦龙在《古今笑史·迂腐部第一》中记录这件事时，却忍俊不禁地调侃道：一心保卫皇上的龙体健康，这个忠心大了去了。此人堪比西汉名臣丙吉！显然，此说充满了讥讽与不屑。当年，西汉丞相丙吉放着群斗“死伤横道”不管，却去问路人“牛喘吐舌”，曾被冯梦龙作为《古今笑史·迂腐部第一》开篇。拿王平“弹发”之谏与之比肩，很明白不是点赞。

也是，王平身为朝廷御史，亮不出对时政的真知灼见，竟弄出了个“头发丝”问题打哈哈，确实有点丢份儿，因此成为古今搞笑达人——“弹发御史”，这怪不得他人。

不过，此事似乎亦有猜想的空间。宋制在规规定言官谏言时限的同时，还有一条“言官‘风闻言事’”的规定，即御史如果在听闻传言的基础上写奏章表达意见，即使传言本身有不实之处甚至谣言，也不追究其责任。这一规定，无疑给言官参与决策、批评政事提供了宽松的话语保护，也给他们行使监督权包括选择评论时政的主题方向提供了量裁的自由空间。这种情形下，御史们的谏事建言，至少可以有三种冠冕堂皇的选择：其一，可拿村野一些传闻、议论或官廷一些小道消息作为调研成果，以“小报”内参的样式上书。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听江湖传言“官中出重金雇用奶妈”，于是呈上奏章表示反对，并提出“浮浪于声色”的批评。尽管事实上

这一传言并不真实，但他却狠刷了一把作为谏官的存在感。其二，可从域外或《宋会要辑稿》上弄一些类似“蝴蝶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木桶理论”“荷花定律”等理论，加上都进奏院编印的邸报佐料“对号入座”顶缸。就王平那等一根头发丝都能写得文采飞扬的刀笔细思，依葫芦画瓢，上一个花哨的札子，并非难事。其三，可从“四书”“五经”中整一些类似“蒹葭苍苍”“贾丝”“待儒者”“负成功”之类报章鲜见、众所未闻的新词儿，作为学术研究上报，既表现自己学问渊博，又显示自己研究深刻。一旦“不明觉厉”，入了权威机构的法眼，那他整出的词儿就成了成果，人随之便成了足以忽悠人的“砖家”。

史实是，王平御史并未这样做，或许脑瓜压根儿就没有往这方面转悠，而是日复一日近乎迂腐地坐着冷板凳在那儿弄什么“时政”之策。焉知，想拿出对朝廷治国理政有价值的课题或方案，大都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反复论证的过程，一个新上任的小御史，区区百日时光想亮出这样的成果，心有余而力不逮。眼见得百日时限已到，怎么办？情急之中，他想到了急功近利的“头发丝”问题。

就王御史由基层逐步到庙堂的阅历猜想，他肯定会预料到“弹发”谏言的结果——引起同仁轻蔑与哂笑，乃至皇上小视。然而，他可能也会作如是想：与那种捕风捉影、胡编乱造情况惑上的人相比，与那种不学无术、搞剽窃抄袭假成果贴金的人相比，与那些说自己都感觉“漏风”的假话甚至攻击他人的钩心斗角相比，实实在在地讲一个头发丝问题，比他们真实多了。他反而感到自己有一种真实和高尚的自傲。

也许，他会如是宽容和原谅自己：让人嗤笑当然不好，可是，为了规避“百日”被裁的风险，为了能在朝廷继续当言官、有朝一日真搞出个大成果的长远计，眼下用“头发”问题刷一下存在感，值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于是，他感到自己有一种做言官的机智和幽默，竟自得地笑了。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御膳中头发丝问题的奏章便搞笑般出现了。于是，王平以堂堂的宋代御史身份成了“弹发”搞笑达人。当然，也不排除王平确实是个庸官、懒人，但以他的经历和诚实，我宁愿相信他是前者。

“千秋之秘”，后人猜想。既然是猜想，只是一家之言，在下姑妄言之，诸君姑妄看之，不必当真，更不足为训。

【文化杂谈】

## 乱书重理淡生涯

【读史札记】

## 说说宋代『头发丝』之谏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